

群众出版社

红处方

毕淑敏文集

F244

范青稞对方宁一家也很满意，活不多，也简单，除了接送孩子就是做点家常饭，一个星期才开一回车，机平日子，家中无甚电视听广播真是神仙日子。方宁更是高兴，今日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工作干到夜里几点都行，再不必为孩子真真是天道酬勤，好会有好报，看看表正午，后两点在飞也。

I 247.5

1269.

群
众
出
版
社

红处方

毕
淑
敏
文
集

题解

药典规定

医师开取剧毒药品时

必须用特殊的红色处方

RAE 15/66



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



00174530

亲爱的读者：

您好！

许多读过《红处方》的朋友，对我述说他们的感觉。有的说“惊心动魄”，有的说“悲愤难平”。有的说：“太可怕了，我宁愿永不知天下尚有此等……”，有人^的说“我不敢在睡前读这本书，恐恶梦连连……”。也有人说，“读不懂”。

我希望您能在一个春光拂面的早晨，开始阅读，因为那个时刻的神经，比较坚韧。我希望您在傍晚合上书后，迅速离开我所描绘的那间特殊医院，回到现实人们中间。我希望震撼是短暂的，留下长久而宁静的思索。我希望在目睹了暗夜的寒冷之后，更加珍爱生命的光明与快乐！

毕淑敏

1997.4.30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，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，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，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，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，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告诉你一件事，可别吓着。要有精神准备，把自己的红血球、白血球都调动起来，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，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说吧，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？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，我时刻准备着。沈若鱼一边说，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比这要坏得多。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，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，说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先生说，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

他预备着沈若鱼大哭大叫，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，预备妻子嚎啕痛哭的时候堵枪眼。

不料沈若鱼什么也不说，只把挤压过的芒果，摆在果盘的最上面，以便吃的时候优先处理，免得坏掉。

先生一字一顿地说，沈若鱼，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你的最好的朋友，有着几十年友谊纪录，你临去南方前还和她朝夕相处的简方宁——她死了。听到没有？

沈若鱼说，咱们俩距离不到一米，我怎么会听不到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为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？！

先生说，看你没有反应。

沈若鱼暴躁起来，你想要看什么反应？沉默不语就不是反应吗？

先生说，沈若鱼，我真惊讶。以前老是怕我死在前头，你可怎么办？现在我放心了。你对心爱的朋友暴死，都能这般无动于衷，还有什么风雨经受不起？

沈若鱼说，我已料到她会死。就像一个科学家计算出了冥王星的轨道外面，还有一颗冥外星。他在宇宙中发现了冥外星的踪迹，真如他预计好一般如期到达，你说他有什么吃惊的？

先生说，我想起一部电影的名字——女人比男人更凶残。

沈若鱼说，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。要是她决定死了，那就一定有活不下去的理由。

先生说，我觉得你从戒毒医院出来以后，更冷漠也更智慧了。

沈若鱼说，你的意思，是让大家都到那里去留留学？可惜简方宁这个戒毒医院的院长不在了，你想走后门插班，没机会了。

先生说，你就不想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怎样告别人世的？真的大智若愚到了这种境界？

沈若鱼说，所有的事，我都知道。

先生大惊道，怎么一身巫气？简方宁前天去世，昨天她丈夫潘岗给我打的电话，死因不清，对外还属概不披露阶段，基本上是独家新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
猜的。沈若鱼淡淡地说。

我不信。先生摇头。做个试验，你先说她是死在哪里？

办公室。沈若鱼回答。

对了。可你怎么知道的？

她的办公室，真是个求死的好地方。家里有保姆，死起来，多受干扰？凡是有头脑的人，都不会愿意死在家里。再说吓唬了孩子，肯定方宁不忍。所以她不死便罢，倘若死，只有到办公室。沈若鱼冷静得好像在评点某一电视剧中的女主角。

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先生又感惊骇。

吃安眠药。沈若鱼成竹在胸。

料事如神。先生伸出大拇指。紧接着又是那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这还用说？简方宁是个医生，整天同药打交道，自然是这件兵器最拿手了。电工自杀，肯定去摸电门。农民一仰脖就喝滴滴畏了。死是大事，又没经验，谁不想做得利索些？

沈若鱼说得头头是道，好像有一道现成的文字答案，悬挂面前。

你说她屋里还有什么吧？先生的脸因为恐怖有些变形，还是忍不住问。

就是说除了她办公室常用的办公物品以外，还有什么？沈若鱼借重复问题的机会，延长了一下自己思考的时间。

是啊，说啊。先生估计沈若鱼回答不出。

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些吗？办公室很大。沈若鱼稍显困难地回忆着。

窗台上。先生宽宏大量地提示。

在窗台上，有一只空的药瓶。药瓶里装了一半的清水，水里插着一束……不，不是一束，那太奢侈了，方宁舍不得的。她不愿把自己的死，搞得那样豪华……沈若鱼自言自语着，目射精光，好像在把一幅破碎的图片拼起来，殚精竭虑。

片刻之后，她坚定地说，在简方宁的办公室的窗台上，有一只空药瓶。瓶里有半瓶清水，里面插着一支盛开的红玫瑰……

天啊！若鱼，你不要说下去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，我简直要到公安局报案，说你涉嫌谋杀了简方宁。你人不在这里，怎么会到现场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？莫非有特异功能？

先生真的向后退了一步，远距离打量。

沈若鱼笑了，说，不是你提议玩个游戏的吗？

先生说，我现在提议，永远不谈这个话题。

沈若鱼说，那不可能。我还要问你，以简方宁做事的严谨一贯风格来看，她应该有一份很精彩的遗书啊。

没有遗书，更谈不到精彩云云。只有一个小纸条，写着：这件事与他人无关。底下是签名，还有时间，精确到小时和分，医嘱一样规矩。是深夜写的，然后就吞了大量的安眠药。还有一点异常的是，墙上原来有一幅油画，现在不知去向。怎么样，这你不知道吧？先生恢复了往日的镇定。

沈若鱼说，真对不起，就连这幅油画，我也知道。

先生答，潘岗说，人家这几天一直在询问他，以为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别扭。简方宁年富力强，人又漂亮精干。事业有为，正在向学术上的顶峰攀登，为什么自戕？实在是谜。你既然这么了解情况，还是找有关部门谈一谈。也算对朋友和她的家人，尽了最后的心意。

沈若鱼说，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、简方宁愿不愿意。

先生说，简方宁已经不在，你如何征求她的意见？

沈若鱼说，我有通灵之术。

二

沈若鱼走进景天星教授的办公室。

我是沈若鱼,简方宁的朋友。她说。您可能不了解我,但我很熟悉您。包括您爱吸中华牌罐装香烟。

景天星虽已退休,但终生的学者生涯,仍在沿着惯性运行。她几乎没有老迈之人难以排解的寂寞孤独感。年轻时,她就立志把一生献给科学,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刚开始很多人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心,以为曼妙女子矢志不嫁,如果不是生理有残疾肯定就是待价而沽,等待一位白马王子。

景天星用实际行动粉碎了人们的判断,她留苏留美,在对第一世界的周游中,更坚定了孤独一生的决心。

没功夫。婚姻是少慢差费的事。谈一次恋爱花的光阴,够我完成十篇论文的了。

在这种逻辑面前,人们只有知难而退。老处女的身份使得她有格外的幸运。

社会上,人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人,报以非议,某些时刻又会因了世俗的相互争斗,给他们机会。特别是一个女人,若是没有家庭,人们会出于古怪的怜悯,在事业和仁途上不屑与她们计较。

景天星从厚重的书丛里,矜持而傲慢地打量着沈若鱼,说,你是简方宁的朋友。很好,我希望有人能记得她。我很忙,看在你是简方宁朋友的分上,我会见了您。这就足够了。

沈若鱼说,教授,要是我理解得不错,就是说您下逐客令了?可是我们实际上什么还没有谈呢。

景天星说,你愿意,可以这么看。

沈若鱼说,我相信只要一句话,您就会求我留在这里同您长谈。

景天星说,太自信了吗?但你可以试试。

沈若鱼一字一顿地说——对于她的死,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教授雪白的短发垂了下来,横着遮住了她的眉眼,一时看不清面目表情。

我今天来找您,因为我知道,您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您,她不会从事这种非常的事业。如果她不从事这种事业,今天就会健康地活在阳光下。您是她死亡中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我对您和简方宁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,比您想像的要多得多。比如0号戒毒方案和蓝斑。

噢?那是很尖端很秘密的!景天星大惊。你怎么知道的?她犀利地追问。

您告诉我,你们是怎么相识的,我就告诉您后面的一切。

景天星完全可以拒绝,她这一生,拒绝的事物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独身女人,作为学术界某一领域的泰斗,她已把拒绝别人当做维护自身权威与神秘的法宝。但是在最心爱的助手的死亡面前,她丧失了勇气。



教授陷入深深的回忆。

我知道你是为什么,但我永不会说。

方宁,你在天上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,嘴角是否有森然的冷意?

在大家眼中,你是那样地完美。40岁,正是一个女人最饱满的季节,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暖。

责任是有分量的。它对40岁的人和70岁的人,感觉不相同。越老的人对责任越是珍惜。你年纪虽轻,心已经老了。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苦难。

我希望我喜爱的人,我的助手,都是很杰出的人。如果她是女人,我希望她有很多追求者,这同我年轻时的想法不同。

一名医生,如果没有人爱他,体验不到人生悲欢离合的感情,就不能从根本上成为好手。从别人的爱戴中,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,血液一样灌注胸膛。

原谅我的自私,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

我从你那里攫取无尽的临床资料，忘记了你面临的危险。我和我的交往使我年轻。我不知这种作用是否双向——我使你感觉苍老。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你的死使我明白了你的负荷已到极限。

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要辛苦得多。在该上学的时候，被驱赶进了田野。我始终认为，你们当中一定能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却无法培育优秀的自然科学家。这不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悲哀，是历史的一个把戏。

可是不信这个邪。原谅我打一个粗俗的比喻，你是一个过了裹小脚年龄的女孩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，可你一定要制造出一双惊世骇俗的三寸金莲。你残忍地将自己已经成型的脚骨打断，纳到科学家的模式里去。

我不知道这对不对，或者说值不值。

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好强到执拗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欣赏你。

当然，你不是为了我的欣赏才这样做的，这是你的天性。但我从你的身上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我，这使我惊异和欢乐。

每一个人都是高度自恋的，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赞叹自己。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同性身上，发现了原是属于自己的某些特质，我们会高兴得不可思议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只觉得你是一个不难看的女人。对于一个终身从事严谨科学事业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了。

你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助手，但我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已经“枪毙”了许多卓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我否决过像刚烘出炉的面包一样新鲜的洋博士，久经风霜的临床医生也纷纷落马。理由也许很不充分，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。比如一个小伙子，只是因为他在浅色西服里面打了一条黑领带。这从服饰配色上当然也是允许的，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

候,很不舒服,吓了一跳。好像在刷满石灰的半截树桩上,看到一条旧标语。

当然我可以收下他,然后对他说,小伙子,以后上班的时候,别这副打扮。他一定会听我的,这里是科学研究的前哨阵地,想作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知道他转身之后会对别人说,看,这就是老处女的臭毛病,我们不得不服从她。我不愿被人这样议论。最要紧的是我从这条领带里,看出他的协调性和整体观念有问题。这对科学家来说,十分致命。

我让他走了。说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当然与领带无关。这时他们把你送了来。

材料摆在我的写字台上,我想是下面人的一个恶作剧。他们摸不透我的口味,决定在无数美味珍肴之后,上一盘山野菜。

我用一秒钟扫了一眼你的简历,当兵,上学,当医生,刚刚转业回到这座大城市……你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洁白如纸清洁如水的历史。我注意了一下你的最终学历——工农兵学员。

我的眉头肯定是皱起来了,虽然我自己没有察觉。

工农兵学员是一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,在科学的道路上一直跛行。老知识分子永远以怜悯与淡漠的目光打量他们。

但是,我突然决定见你。

心血来潮。

可能是卷宗上你的照片打动了我。你幽静典雅,有一种震慑人的优美气质。依我严谨的天性,一般是不会召见一位仅仅因为美丽,其它方面并不合格的候选人的。

我需要一位马上能开展工作的助手,他们怎么把你给派来了?这是你走进我的办公室后,我问你的第一句话。

此话刚一出口,我就感觉不妥。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,你只不过是一枚被驱赶的卒子。

你说,我不一定能做好您的助手,但我保证能马上开展工作。

这绵里藏针的回答,使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一般的人走进我的办公室,都会有短暂的惊愕,为它的富丽堂皇和书籍的众多。我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像窝棚一般寒酸,我工作的场所,应该是一流的。当然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博士,肯定见过比我这儿更豪华的工作间,但他们也都恭敬地露出了惊奇。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,他们懂得一个求职的人,应该如何表现。

但是你固执地不把惊奇给我。你从骨子里渗出一种司空见惯的冷静,我不知道这种冷静从何而来,经历似乎没有提供给你这种优势。

你略显憔悴。也许是连日的奔波求职,折损了你的美貌。总而言之,当我一看到你,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,开始以严格的助手条件衡量,接见初衷已不起任何决定意义。

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,特别是男领导和女领导的不同之处了。

我想简化谈话,就把厚厚的一叠英文资料递给你说,这是有关我们试验的新戒毒药品说明。你看完后,我们再来谈工作问题。

这可以算是一个刁难,也可以说是一个测验。两者之间本没有原则的差异。如果你连这样基本的考察都过不了关,无论你的倩影多么使我有好感,你还得毫不耽搁地从院长室离开。

所有的工农兵学员的英语都不好。即使是他们念了研究生,成了硕士博士,也是工农兵牌的。学问上先天侏儒,英语永远战战兢兢。

可能有些绝对,但我这一生,就是这样走过来,勉强不得。我常常从蛛丝马迹上承认或是否认一个人。

你走了。好几天没有露面。猜想某一刻,你会眼睛熬红却装作轻松地走进来说,院长,这材料我看完了。

依我对你们这茬人自尊心的了解,你废寝忘食地查词典请教别人,弄通个把篇文章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我会让你当着我的面,

把资料念一下。我猜你一定会像受惊的獐子一样紧张起来……我喜欢看别人在我面前红耳赤。

你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想,是打退堂鼓了。

在几乎淡忘的时候,你出现了。眼睛一点也不红,晶莹的眸子,直率地盯着我。

我说,看完了?

你说,看了。

这一问一答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,就是我说的是“完了”,你的回答只是“看了”。

我注意到了这一点,假装宽容地说,看起来很困难是不是?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。

你说,您想用语言来测验我的水准,其实是很片面的事情。语言太简单了,只要投入时间,就会有收获,不过是个熟练工种。国外任何一个小孩子,所掌握的词汇,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学本科生以上。您需要的是助手,不是一个翻译。这些日子,我已将您论文中涉及到的所有文献都看了一遍,包括反对您的意见。

说实话,我很有些吃惊。不在于你这番话有多少道理,而在于你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嚣张的气焰。你知道,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了。

我所从事的科学很冷僻,别人都是门外汉,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恭维。当然我会在国际研究领域遇到真正的内行,但和他们的切磋以至争辩,只会提高我在国内的威望。有时候就是这样,外国人赞同你了,是你的光荣。外国人反对你了,也是你的光荣。

按照预定方针,我说,你把这篇论文念给我听听。

你说,我不念。

我说,为什么?

你说,我念得不好。我不想露丑。

我说,在我面前露丑,总比在外国人面前露丑要好。

你说，在谁面前露丑都不好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就可以弥补不足。您不要现在逼我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成功不在于掩饰或是改正弱点，人的短处是克服不完的。成功在于发扬长处，你为什么不问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？我能不能作您的助手，应该是由我的长处决定的。

我看着你，你真的很年轻，洁白的额头上只有几道浅浅的阴影。我知道那是皱纹，但这些皱纹不但无损你的美貌，反而使你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力量。我说，那么，你说说，你最大的长处，是什么吧？

我最大的长处是实践。在来到您的办公室以前，我作过多年的临床医生和内科主任。我仔细看了您交给我的资料，我觉得它是瘸腿的长跑家，缺少临床证明。您应该迅速把崭新的药物应用于实践，积累大量的实用病例，才能在学术上处于领先地位。

你说完了，紧紧地闭了嘴，剩下的事，就是沉着等待我的决定。

我真的愣在那里了。

你一下子就命中了我的要害。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度过的人，我可以在理论上有很精湛的论述，但如何同活生生的病人打交道，在我始终是个谜。我喜欢那些没有生命的分子式，它们有无尽的魅力。我不喜欢人，尤其不喜欢病人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疾病的外包装，支离破碎的生命次品。虽然我的工作是在修补他们，尽可能地整旧如新，但我永远没有办法同他们交心，建立友谊。我发明的药，总要等着别人来证明疗效，我用的是枯燥的数字，人家用的是有呼吸有心跳的温暖人体。临床实践是我的研究中柔软而虚弱的腹部，我却没有力量让它充满肌肉。

可恨你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一点。假如你是一个小伙子，我会放下架子，拍拍你的肩膀。

你是一个女人，我不好意思做这个动作。

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我将刚刚装修好的一

所设施精良的医院交给你,由你出任院长。我以为你会受宠若惊。没想到你叹了一口气,轻轻站起来说,我不喜欢当戒毒医生。我不喜欢吸食毒品的人。

但是我从你的瞳孔里看到了你已接受……

好了,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现在,该把你所知道的,告诉我了。景教授依然不失居高临下地说。

我在您所指导下的简方宁任院长的那所戒毒医院里,当过病人。

沈若鱼说。

四

沈若鱼收拾好简单的换洗衣服，换成一个小包，放在墙角。

多日不说话的先生，知道木已成舟，主动打开冷战的局面，搭讪说，明天晚上我回家以后，就看不到你了，是吗？

沈若鱼想，事至如今，他是螳臂挡车，阻止不了大局，再说以后还指望他帮着还贷，关系别搞得太僵，也就不计前嫌，笑着说，是啊。给你创造一个小别胜新婚的机会。

先生撇嘴说，要是头几年，还行。如今，廉颇老矣。

早上，先生说，用不用我送送你？

沈若鱼说，免了吧。又不是上前线。

先生看着她的破包袱，说，把我的老板箱，带上。

沈若鱼说，我这身份是带老板箱的人吗？范青稞，一个从西北来的乡下妇女，用得着你这行头？